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早年生活
1927—1970

伊·斯塔文斯 著
史国强 译

他，创造了《百年孤独》

Ilan Stavans

GABRIEL
GARCIA
MARQUEZ

The Early Years
1927—1970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早年生活

1927—1970

(美) 依兰·斯塔文斯 著 史国强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Ilan Stavans

GABRIEL GARCIA MARQUEZ

The Early Years

1927—1970

版权登记号: 01-2012-13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早年生活: 1927~1970/(美)
斯塔文斯著; 史国强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43-0572-2

I. ①加… II. ①斯… ②史… III. ①马尔克斯,
G.G.—传记 IV. ①K837.7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774号

Gabriel Garcia Marquez: The Early Years

Copyright © 2010 by Ilan Stavans.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St. Martin's Press, 175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 USA.

Palgrave Macmillan USA, 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is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e work.

作 者 (美) 依兰·斯塔文斯
译 者 史国强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572-2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献给艾里森，

To Alison

爱与灵感

amor e inspiración

The invention of a nation in a phrase.

半句话成就一个民族。

Wallace Stevens

——华莱士·史蒂文斯

Acknowledgments 谢辞

这项传记研究用时 10 年。1998 年前后，鲁特里奇出版社我的编辑和朋友格亚特里·帕特奈克最先建议我撰写这部传记。此后我开始周游世界，拜访名人，采访他们，先后不下数十次。在哥伦比亚，伊达尔多·麦里瑞利斯对我大力相助，我循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足迹，或走或停，探访阿拉卡塔卡、里奥阿查、圣玛尔塔、苏克雷、谢纳加、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等地。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教育落后的地方，文学是何等重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塑像无处不在，没人不知道他加比托（Gabito）——这不是比喻的说法，事实也是如此。他被视为救世者，他的塑像之重要，与另一个救赎式的人物不相上下：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

首先，我希望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他在作品中提炼才华的方式把写作推到了极限。如我在序言里所说，我 21 岁在祖国墨西哥最初读他之后，先是感到震撼，之后才有所顿悟，原来文字是有魔力的：经过刻意安排之后，文字能营造出不同的宇宙，比我们的宇宙更有魅力。

我要衷心感谢哈珀－科林斯出版社的小加斯·坎菲尔德，他既是好朋友又是好编辑，这些年来始终鼓励我写完这部传记。我和他度过不少愉快的时

光，畅谈他对《百年孤独》怀有的激情。感谢帕尔格里夫出版社艾丽娅·斯图加特的宽容和执著，要是没有她，我又怎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项目上。帕尔默－道奇出版社的吉尔·科尼瑞姆相信这个选题。《洛杉矶时报书评》的斯蒂夫·瓦舍尔曼在不同的时间让我研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些作品，《旧金山纪事报》的奥斯卡·维里昂和《波士顿环球报》的吉姆·康坎依也是如此。感谢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和麦克·瓦斯科斯打开了《变化》之门，还要感谢《纽约客》的亨利·芬达、《密歇根评论季刊》的劳伦斯·古德斯坦因、《观察家报》的非德尔·科里亚、《环球邮报》的马丁·列文、《高等教育纪事报》的凯伦·文克尔及《日报》的埃里卡·冈萨雷斯。

我亲爱的波哥大的雨果·瓦德拉马和《纽约日报》的胡安·麦里诺，我感谢你们的开诚布公和善解人意。哥伦比亚摄影师尼里奥·洛佩斯－米沙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海边和斯德哥尔摩之行的照片送给我，可谓盛宴一次。我要感谢来自巴兰基亚的关怀，从米利娅·德尔马到赫里伯托·菲奥里奥，感谢你们的款待；在卡塔赫纳负责“马尔克斯之行”的伊里娅娜·里斯特里普，马尔克斯纪念馆馆长拉法尔·达里奥陪我走访阿拉卡塔

卡，不惜时间，多有指教；卡塔赫纳马尔克斯新闻基金好客的海梅·马尔克斯，米德林出众的埃尔金·里斯特里普，波哥大无所不知的胡安·博尔达，还有在波哥大使我感觉回到家里的克劳迪娅·列瓦和皮达德·贝内特，以上各位我要感谢你们。

国家图书基金的哈洛德·奥根布劳姆、法拉尔、施特劳斯和格劳克斯的乔纳森·格拉西以及美国图书馆的麦克斯·鲁丁，能成为你们的朋友是我的荣幸。我感到在灵魂上与格里高利·拉巴沙如同亲人，我与他不厌其烦地讨论翻译问题。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圈子内外，我与数十人进行了无数次访谈，这些访谈使我受益匪浅。伊莎贝尔·艾林迪、斐迪南德·德尔·帕索、奥古斯托·蒙特洛索、安东尼奥·默里纳、埃尔瓦洛·默蒂斯、艾琳娜·普尼亚托斯卡以及约翰·厄普代克，我与他们都有过对话。巴塞罗那卡尔曼·巴尔塞尔斯文学部的格洛利亚·古蒂尔莱斯、加利福尼亚的唐纳德·耶斯、墨西哥城的阿尔伯托·布兰科、安吉里纳·默尼斯-胡伯曼和阿里安德罗·斯普林格尔，佛蒙特的阿里·怀特，纽约的艾迪斯·格劳斯曼和希尔瓦纳·帕特诺斯特罗，西班牙马德里的赫塞斯·迪亚斯和马丁·伊拉尔特，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阿莉西娅·阿格尼斯-米拉和赫克特·乌提比赫蒂，霍斯托斯学院的艾萨克·格尔丹伯格和戴茜·科克·德·菲利普，智利圣地亚哥的阿尔伯托·富格特和伊万·亚科西克，

巴黎的阿尔伯托·曼格尔，安姆赫斯特学院的安东尼奥·比尼斯-瑞赫，三一学院的弗朗西斯科·古德曼，耶鲁大学的卡伊尔·菲利普斯，康奈尔大学的埃德蒙多·帕斯-索尔丹，沃维克大学的约翰·金，以及鲁特格斯大学的托马斯·马蒂尼斯，对于你们的帮助我表示感谢。

维罗尼卡·阿尔宾数次通读手稿，提出的建议颇为深刻。玛丽娅·奥斯比、利亚·卡罗尔和亚斯尼·马太以其执著和始终不减的热忱指引这部著作与读者见面。

在我从事这项研究之前，早有记者和学者在这一领域有所开拓，他们的研究对我大有裨益，他们的成果为我指明方向，这里尤其要提到乔·安德森、基尼·贝尔-维拉达、埃利格奥·加西亚·马尔克斯、豪尔赫·加西亚·乌斯塔、里塔·加伯特、杰克斯·吉拉德、路易斯·哈斯、杰拉德·马丁、乔治·麦克默瑞、达索·萨尔迪瓦、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厄尼斯托·沃尔坎宁和迈克尔·伍德。从2001年到2009年，我在安姆赫斯特学院断断续续地为学生讲授《百年孤独》，我总把想法告诉同学，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智慧和执著总是我灵感的来源。

我亲爱的父母亚伯拉罕和欧菲利娅·斯塔夫坎斯基生活在墨西哥城，他们允许我把他们的房子当成我的总部，我母亲还为我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周围的人充当联络员。我心已填满。

Preface 序言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对文学怀着热烈梦想的法学院辍学生，巴兰基亚、卡塔赫纳和波哥大等地的大报记者，其左倾倾向与皮尼拉将军（1953—1957）的独裁统治发生齟齬的人，这部传记写的就是他的故事，写他如何创作出一部巨著，而且就是这一部小说，居然改写了 20 世纪后 50 年拉丁美洲的文化版图。

飘雨的午后，老家墨西哥城，我初次读到《百年孤独》，一口气读了 24 小时，读得天昏地暗，时至今日往事依旧历历在目。1982 年 4 月，我才二十几岁。在此之前我讨厌读书（我喜欢户外活动），等我读到这部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后，态度才发生变化。确切地说，所谓“文学爆炸”中出现的作品使有所改变。这一时期出现的拉美作家年龄与我父亲那代人相仿（多数出生在 1909 年至 1942 年之间），他们的作品至今还令各国读者百读不厌。但这些神话制造者的作品（“神话制造者”这个术语是英国文人 V.S. 普里奇特创造的）又怎能与《百年孤独》相提并论？一位朋友提到新巴洛克风格，《百年孤独》是这一风格名副其实的榜样，新巴洛克风格正是拉美文学的一大特点。《百年孤独》不是我读下去的，是我吞下去的。

我靠窗倚在床上。我记得两次光顾盥洗室。我还记得读到第十八章，

还差两章就要读到结尾，此时太阳马上要出来了。我感到心灵被震撼。一部小说真有这么大的魅力？

一些图书能在我们的心灵上打下烙印，我们对当时的记忆总是念念不忘，因为后来再也找不到当时的感觉。那天下午，我来到米盖尔·安赫尔·德·科维多大街上的甘地书店，这里是我频频光顾的地方，我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通通买了下来，一连读了好几周。作者在故事里为绝望的加勒比精心描绘的现实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来说，这位哥伦比亚作家正在以崭新的目光扫视我身其中的环境——拉丁美洲的世界。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我生活中的其他榜样有所不同，比如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作品总要讲一些哲学问题，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格外吸引了我。

依我看，西班牙语仅有两部巨著，其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拉美文化的理解：一是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一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堂吉珂德》以其对17世纪伊比利亚帝国辛辣的讽刺达到了上述目的。《堂吉珂德》不怕在国外的一次次挫折，面对国内及大西洋彼岸咄咄逼人的天主教裁判所，以伊拉斯谟的风格来讴歌自由思想。《百年孤

独》更不一般，作者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以大河流水式的叙述，讲述一个大陆和大陆上的人民发生的故事：政治腐败、宗教狂热、性别歧视及自然的和历史的灾难。据说塞万提斯的著作是一个摩尔人写的，与之相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也是以羊皮手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个吉卜赛人写下的手稿。在西班牙语世界里，二位作家的大作，连西班牙语世界也要仰仗，然而巨著的创造者居然来自社会的边缘，不知读者对此有何感想？

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鲜为人知的小说家。他一连 18 个月足不出户，在墨西哥城里离我的住所不太远的地方写完了这部作品。小说 1967 年经南美洲出版社出版发行，是迄今为止美洲出版的最重要的小说。故事描写马孔多稀奇古怪的布恩迪亚家族，马孔多是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上一座没人顾念的小镇，故事长度超过 100 年（虽然小说名字用的是百年），从小镇神话般的开始讲到小镇的覆灭。情节上的环状结构、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一个个事件的魔幻色彩，为这部作品打上了《圣经》的烙印。故事的核心问题正是《圣经》里最大的诅咒：乱伦。布恩迪亚家族出自乱伦，还将永远为乱伦所诅咒。小说里的语言能使人想到巴别塔、兄弟相残，如同该隐和亚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故事里还有大于生活的帝王式人物，如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他能使人想起那些古代以色列的国王们，此外就是神秘的疾病，比如流行性失眠症，以及大灾大难，如近乎瘟疫的蝴蝶雨。

小说平均分为 20 章，但各章并无序号，一般 8000 字左右，其中人物三十几个，个个信心十足。选一选你喜欢的：俏佳人雷米迪奥斯，其美丽

如一首挽歌，最后飘上天空；乌苏拉·伊瓜兰，布恩迪亚家的女族长，她肩上担负着家族的磨难；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生下的那17个奥雷良诺；未卜先知的妓女皮拉·特聂拉；反叛精神十足的孩子们，如圣索菲亚·德·拉·皮耶达达；印第安仆人们；阿尔及利亚人，那些从中东迁来的移民。

这部小说写的是记忆与遗忘，殖民地社会里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创伤，新世界里欧洲的探险者们，科学与宗教信仰的矛盾，作为传统的女家长制，政治竞技场上的忠诚、背叛与复仇，悲剧性死亡发生后的那股血流，加勒比地区的生物群和植物群，城市规划中的不幸事件，西班牙语文化中那些五花八门的人名（你知道小说里有多少个奥雷良诺吗），官方历史与民间历史的差别，智慧与愚昧，这里所说的智慧与愚昧不是指各自的对立面，而是指各自的极端形式。这部作品要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莱布尼兹式的宇宙，一个与我们平行的宇宙。就我个人来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百年孤独》更有魅力的小说，虽然阅读难度确实不小。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如何创作这部小说的，这其中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他和妻子梅赛德斯驱车前往墨西哥太平洋一侧的阿卡普尔科，结果文学女神不请自来（如同柯勒律治创作诗歌《忽必烈可汗》）。他赶紧驱车回家，将自己关在室内，手稿完成之后才出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时的他与其说是艺术家，还不如说是抄写员，仿佛《百年孤独》从头至尾是别人口述的。这里还要提一下英文版的译文，格里高利·拉巴沙的英语译文是一流的，可能比原著还要好。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亲口说的。他还称拉巴沙是“英语世界里最好的拉美作家”。

读完《百年孤独》我就迷上了文学，这又促使我研究文学生态：文学产生的过程，文学的意义，谁在创作文学，谁又在阅读文学，历史与虚构，真实与谎言，这些之间是什么关系。文学让我成了一名文化批评者。我一生四处旅行，不仅有存在方面的旅行，还有知性方面的旅行，但与我相伴的总是这部小说。这是引力的中心，是我作为读者存在的理由。

显然，当代文学由加西亚·马尔克斯获益良多：他的目光，他的方法。

但他是超越文学的人物：在 20 世纪后 50 年的重要事件里，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和普遍的拉丁美洲，加西亚·马尔克斯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从 1948 年总统候选人盖坦遇刺引发的骚乱——他的死被称为波哥大事件——到 1958 至 1959 年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革命，从“文学爆炸”到左右 80 年代的新自由经济政策，从新闻形式的新生到反对哥伦比亚毒梟的战争，从新拉美电影到简化西班牙语拼写，加西亚·马尔克斯构成了一股大于生活的力量。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传记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不如在英语世界那么流行。到了 70 年代出版商才把传记文学作为营销的项目，投入资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拉美人的心态。拉美人不喜欢公开坦白自己的罪恶，诉说个人的内心经历是件很私密的事。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的继承者们也不让逝者的秘密生活公之于众。这些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这倒不是说此前没有传记文学存在。比如，17 世纪墨西哥修女索尔·胡安娜·因尼斯·德·拉·克鲁斯就写了一封攻讦他人的信，以此来回答基督教会男性上司对她的中伤。但这些稀少的传记材料不过是传统之外的例外。

在最近几十年，用西班牙文撰写的传记文学在伊比利亚出版社成倍

地增长。有几部是写博尔赫斯的，还有几部写巴尔加斯·略萨，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也有一部。这些传记给我的印象都不太深，英语里有几部写博尔赫斯的传记，也有写其他人的。我写的这部著作是从传记的角度研究作家，我的目标是英语读者。列昂·艾德尔等实践者能在传记的创作里自得其乐，他为亨利·詹姆斯撰写的多卷本传记称得上后无来者，比写字台旁詹姆斯个人那静谧的生活还要逼真。我知道撰写传记的乐趣，不然我又怎能找上门来。

传统的传记作家——如詹姆斯·伯斯维尔，他吹毛求疵的职业道德源自新教徒的情感——总要事事记录在案，其中不乏无足轻重的琐事，希望从传主的每个想法和每次行动里找出意义来，为了后人，不厌其烦地剖析另一个人的行为。打个比方说，传统的传记作家与吸血鬼不相上下，吸吮传主的血液。或者再用个好一点的比喻，犹太传说里的恶灵，恶灵附在传主的身上，钻进他的灵魂里，与他同行、同吃、一同做梦。这些形象可能令人毛骨悚然，但其中还真有一些道理。出于选择，传记作家并不是放弃自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所希望的是从另一个人的生活里提取所有的成分，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来寻找对方的足迹。不必说，传记作家的态度就成了问题。这态度是他对他人的评判，他有没有发现嫌疑的痕迹，他的推理能不能赶上严苛的探长。据我所知，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小说《探寻者》是传记作家最缜密的探究，故事描写如何追寻一个虚构的爵士音乐人，此人的特点与查理·帕克相仿，其实这是办不到的。

另一些传记作家连最乏味的细节也不放过，事无巨细，总要一一道来。我的研究不是收集资料，因为数据不是知识。我所感兴趣的是《百年孤独》

的写作背景：小说因何而写，在怎样的环境下酝酿出来？或者说，我在寻找原始的文学材料。作者从哪里来的灵感？他如何将生活变化成小说？我的兴趣集中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个人旅行上，还有他一次次旅行的历史背景。

这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覆盖了他生活中的四十几年，从他 1927 年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小镇阿拉卡塔卡出生开始，写到 1970 年拉巴沙的英译《百年孤独》经哈泼与罗出版社在美国出版，此前三年，小说在拉美出版后引发轰动。我从历史的、政治的及文化的角度出发，以此为背景，凡是塑造那一时期拉丁美洲的重要事件，都是我追寻加西亚·马尔克斯足迹的出发点。他在十几个地方生活过，而且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有阿拉卡塔卡、巴兰基亚、波哥大、卡塔赫纳、巴塞罗那、巴黎及墨西哥。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就是一位不为外人所知的报社记者和专栏作家，此外还写过剧本。他是个多产的作家，写作速度令人震惊，发表了各式各样的作品，有时每两周就能完成一件，虽然这样的时候不太多。他是个充满想象力的记者，以为自己赢得了令人艳羡的名声。但他在长度短一些的作品方面才显露出真正的才华，我是指短篇或中篇，这其中的一些故事最先发表在期刊上。在这些小说里，小镇马孔多那奇妙的宇宙和居民才渐渐现出轮廓。还有一点也不能小视，经过苦心经营，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文风（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里，每个句子都是一次惊讶，总的说来，这惊讶“真的丰富了对生活的知识或感觉，并不仅仅是炫耀”）及在他的环境里独一无二的情节。他 40 岁之后命运才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并

不总是越变越好。加西亚·马尔克斯憎恨名声对他的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侵入。我的传记写到这里为止。

为撰写这部传记，我顺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足迹，几乎没有忘掉他旅行中的每个转折点。我收集了他在各家报社当记者的资料，如《先驱报》（巴兰基亚）、《独立报》（波哥大）、《宇宙》（卡塔赫纳）、《时刻》（波哥大）及《观察家》（波哥大），还有一些杂志，如《精英》（加拉加斯），也是我的资料来源。他发表的文章内容繁杂，新闻报告，政治、社会和文化评论，游记，以及对特殊事件的追踪报道，如他连续刊发文章报道一名失踪 28 天死里逃生的水手，这次连载被称为“沉船故事”，轰动了 50 年代中期的波哥大。

我还研究他与巴兰基亚社一群艺术家（作家、摄影师、舞蹈家）的往来，这些人以拉蒙·维耶斯为核心，维耶斯被称为 El sabio catalán 或加泰罗尼亚的智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维耶斯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巴兰基亚社的一些人，如阿尔瓦洛·萨姆迪奥、阿尔瓦洛·姆蒂斯和曼多萨，对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成长及其欧洲、古巴和墨西哥时期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我研究他与卡塔赫纳知识分子的关系。我调查他的放浪形骸，再现他与梅赛德斯的恋情。梅赛德斯是他一生的妻子，是他读高中时在舞会上认识的，当年他 19 岁，她 13 岁。我分析他与威廉·福克纳的传承关系及博尔赫斯对其作品的影响。我剖析他在 60 年代初经历的“停顿”及他如何发现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因为发现鲁尔福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迎来创造力的勃发，最后写出了《百年孤独》。

我考察他与其他西班牙语作家之间建立的战斗友谊，如卡洛斯·富恩